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一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善友篇第五十三

惡友篇第五十四

擇交篇第五十五

善友篇 此有二部

述意部第一

夫理之所窮唯善與惡顧此二途脩
然易辯幽則有罪福苦樂顯則有賢
愚榮辱愛樂惜辱趣樂背苦含識所
必同也今愛樂而不知慕賢求福而
不知避禍譬猶播植粃粺而欲歲事
精粮驅駑蹇而望騰超夐絕不亦
惑哉如鳥獸毒虺之智猶知因風假
霧託迅附高以成其事矣況於人而
無託友以就其善乎故所託善友則
身存而成德所親閑邪則身殞而名
喪也故玄軌之宗出於高範切磋之
益本於我友又如蒼蠅之飛不過百
步若附驥尾則一日萬里此豈非其
翼之所託也亦同凡夫消褒極趣
不越人天若愛大聖之威則高昇十

地同生淨域也

引證部第一

如涅槃經云阿難比丘說半梵行名
善知識佛言不尒具足梵行乃名善
知識又云善知識者如法而說如說而
行云何名爲如法而說如法而行自不
殺生教人不殺生乃至自行正見教人
行正見若能如是則得名爲眞善知
識自修菩提亦能教人修行菩提以
是義故名善知識自能修行信戒布
施多聞智慧亦能教人修行信戒布
施多聞智慧復以是義名善知識善
知識者有善法故何等善法所作之
事不求自樂常爲衆生而求於樂見
他有過不說其短口常宣說純善之
事以是義故名善知識善男子如空
中月從初一日至十五日漸漸增長
善知識者亦復如是令諸學人漸遠
惡法增長善法善男子若有親近善
知識者本未有定慧解脫解脫知見卽使
有之未具足者則得增廣又云善友
當觀是人貪欲瞋恚愚癡思覺何者
偏多若知是人貪欲多者則應爲說

不淨觀法瞋恚多者為說慈悲思覺
多者教令數息著我多者當為分析
十八界等聞已修行次第獲得四念
處觀身受心法得是觀已次第復觀
十二因緣如是觀已次得暖法從得
暖法乃至漸得羅漢辟支佛果菩薩
大乘佛果等依此而生更無疑滯自利
利他不加水乳是名具善知識法師之
位若不具此非善知識加水之法不可
依承故佛性論引經偈云
無知無善識　惡友逆正行
鼉龜落乳中　是乳轉成毒
是故要須具實利益衆生先自調伏
然後教人無寡聞失無退行失無散
亂失無輕慢失無顛倒失無貪求失
無瞋恚失無邪行失無著我失無小
行失具此十法名善知識故莊嚴論
偈云
多聞及見諦　巧說亦憐愍
不退此丈夫　菩薩勝依止
又佛本行經云尒時世尊又共長老
難陀至於一賣香邸見彼邸上有諸
香裹見已即告長老難陀作如是言

難陀汝來取此鉢上諸香裹物難陀
尒時即依佛教於彼鉢上取諸香裹
佛告難陀汝於漏刻一移之頃捉持
香裹然後放地尒時長老難陀聞佛
如此語已手執其香於一刻間還放
地上尒時佛告長老難陀汝今當自
齅於手看尒時難陀聞佛語已即齅
自手佛語難陀汝齅此手作何等氣
白佛言世尊其手香氣微妙無量佛
告難陀如是如是若人親近諸善知
識時常共居隨順染習相親近故必
定當得廣大名聞尒時世尊因此事故
而說偈言

若有手執沈水香　及以藿香麝香等
須臾執持香自染　親附善友亦復然

尒時世尊復說偈言

若人親近惡知識　現世不得好名聞
必以惡友相親近　當來亦墮阿鼻獄
若人親近善知識　隨順彼等所薰行
雖不現證世間利　未來當得盡苦因

又四分律親友意者要具七法方成
親友一難作能作二難與能與三難
忍能忍四密事相告五互相覆藏六

遭苦不捨七貧賤不輕如是七法人
能行者是親善友應親附之又莊嚴
論佛說偈云
無病第一利 知足第一富
善友第一親 涅槃第一樂
又迦羅越六向拜經云善知識者有四
輩一外如怨家內有厚意二於人前
直諫於外說其善三病瘦縣官爲其
怔忪憂解之四見人貧賤心不棄捐
當念欲富之善知識者復有四輩一
爲吏所捕將歸藏匿於後解決之
二有病瘦消損將歸養視之三知識
死亡棺斂視之四知識已死復念其
家
又生經云佛告諸比丘往古久遠不
可計時於他異土時有四人以爲親
厚共止一處時有獵師射獵得鹿欲
來入城各共議言吾等設計從其獵
師當索鹿宍知誰獲多俱即發行一
人陳辭其言麁獷而高自大謂男子
當惠我宍欲得食之第二人曰唯兄
施宍令弟得食第三人曰仁者可愛
以宍相與吾思食之第四人曰親厚

損容唯見乞施吾欲食之俱共飢渴時獮猴師觀察四人言辭各隨所言以偈報之先報第一人曰

卿辭甚麁穢　其言如刺人
共行相與安　且以角相施

報第二人曰

此人為善哉　其辭如枝體
謂我以為兄　便持一脾與

報第三人曰

可愛敬施我　其辭如瞋心
而心懷慈哀　便以心所與

報第四人曰

以我為親厚　此言快善哉
其身得同契　以安皆相與

爾時獮猴師隨其所志言辭廣細各與安令於是天說頌曰

一切男子辭　柔軟歸其身
是故莫令麁言　衰利不離身

爾時佛告諸比丘第一麁辭則勛放釋子是第二人者颰陀和梨是第三人者黑優陀是第四人者今阿難是天說偈者則吾身是爾時獮猴今亦如是

又佛本行經云佛告諸比丘我念往昔
久遠之時波羅柰國有一鳥王其鳥
名曰蘇弗多羅(隋言善子)而依住彼波羅
柰城與八萬鳥和合共住善子鳥王
有妻名曰蘇弗室利(隋言善女)時彼鳥妻
共彼鳥王行欲懷妊時彼鳥妻忽作
是念願我得淨香潔飲食現今人王
之所食者而彼鳥妻思是飲食不能
得故宛轉迷悶身體憔悴羸瘦顫掉
不自安故問其妻言汝今何乃宛轉
於地身體憔悴羸瘦顫掉不能自安
彼時鳥妻報鳥王言善哉聖子我今
有娠乃作是念願得清淨香潔餚饍
如王食者時善子鳥告其妻言異哉
賢者如我今日何處得是香美飲食
王宮深邃不可得到我若入者於彼
手邊必失身命彼妻又復報鳥王言
聖子今者若不能得如是飲食我死
無疑并其胎子亦必無活善子鳥王
復告妻言異哉賢者汝今死日必當
欲至乃思如是難得之物善子鳥王
作是語已憂愁悵快思惟而住復作
是念如我意者如是香潔清淨飲食

如王食者甚難得也尒時烏王群衆
之內乃有一烏見善子烏心懷愁憂
不樂而住見是事已詣烏王所白烏
王言異哉賢者何故憂愁思惟而住善
子烏王於時廣說前事因緣彼烏復
白善子王言善哉聖子莫復愁憂我
能為王覓是難得香美飲膳王所食
者是時烏王復告彼烏作如是言善
哉善友汝若力能為我辦得如此事
者我當報汝所作功德尒時彼烏從
烏王所居住之處飛騰虛空至梵德
王宮去厨不遠坐一樹上觀梵德王
食厨之內其王食辦有一婦女備具
餚膳食時將至專以銀器盛彼飲食
欲奉與王尒時彼烏從樹飛下在彼
婦女頭上而立啄鵮其鼻時彼婦女
患其鼻痛即翻此食在於地上
尒時彼烏即取其食將與烏王烏王
得已即將與妻其妻得已尋時飽食
身體安隱如是產生尒時彼烏日別
數往奪彼食取將與烏王時梵德王
屢見此事作如是念奇哉怪異云何
此烏數數而來穢汙我食復以觜啄

爪傷我婦女而王不能忍此事故奪
時勅喚網捕獵師而語之言汝等今
速至彼烏處往捕將來並諸獵師聞
王勅已啓白王言如王所勅不敢違命
獵師往至以其羅網捕得此烏生捉
將來付梵德王時梵德王語其烏言
汝此何故數行我命復以嘴爪傷我
婦女今時彼烏王言梵德王善哉大王
聽我向王説如此事今王歡喜時梵
德王必生喜悅作如是念希有斯事
云何此烏能作人語作是念已告彼
烏言善哉善哉汝必為我説斯事竟
令我歡喜今時彼烏即以偈頌向梵
德王而説之曰

大王當知波羅柰　有一烏王常依止
八萬烏衆所圍繞　恐懼取彼王廚分
彼烏王妻有所憶　我向大王説其緣
烏妻所思香美膳　如是大王所食者
是故我今數數來　抄掇大王香美食
今者為彼烏王故　致被大王之所繫
善哉唯願大聖王　慈悲憐愍放脫我
我為烏王從妻故　數來抄掇大王食
我今從此一生來　未曾經造如此事

第九張

令爲大王一勅已[illegible] 於後不敢更復爲[illegible]
時梵德王既聞彼鳥如此語已心生
喜悅作如是言希有此事人尚不能
於其主邊有如是等愛重之心如此
鳥也作是語已爲梵德王而說偈言
若有如是大臣者 彼應重委食封祿
須似如是猛健鳥 爲主求食不惜命
其梵德王說此偈已復告鳥言善哉
汝爲於今已去常來至此取香美食
若其有人遮斷於汝不與食者來語
我知我自與汝已分所食而將去耳
佛告諸比丘汝等當知彼鳥王者我
身是也彼時爲主偷食鳥者即憂陀
夷比丘是也梵德王者此即輸頭檀
王是也於時比丘憂陀夷今彼歡喜
爲我取食今亦復令淨飯王心生
歡喜又復爲吾顯將食來頌曰
操身沐德 鍾治心堅 未開春日
蘭敗秋年 慧人成哲 愚友增纏
將昇寶地 顧値善緣
惡友篇第五十四 此有二部
述意部第一
惟夫大聖垂化正攝群心善惡二門

用標宗極善類淸昇惡積俯墜良由
業惑未傾牢籠三界情塵不靜攀羇
五燒滯八倒之沈淪勞四生之維縶
是故隨順邪師信受惡友致使煩惑
難攝亂使常行心馬易馳情猴難禁
修福念善罕自無間造罪營愆日就
增進因此輪迴生死不絕大聖愍之
豈不痛心也

引證部第二

如尸迦羅越六向拜經云惡知識者
有四輩一內有怨心外强爲知識二
於人前好言語背後說人惡三有急
時於人前愁苦背後歡喜四外如親
厚內興怨謀惡知識復有四輩一小
侵之便大怒二有倩使之便不肯行
三見人有急時避人走四見人死亾
棄之不視又涅槃經云菩薩摩訶薩
觀於惡象及惡知識等無有二何以
故俱壞身故菩薩摩訶薩於惡象等
心無怖懼於惡知識生怖畏心何以故
是惡象等唯能壞身不能壞心惡知
識者二俱壞故是惡象等唯壞一身
惡知識者壞無量善身無量善心是

惡象等唯能破壞不淨臭身惡知識
者能壞淨身及以淨心是惡象等能
壞宗身惡知識者壞於法身為惡象
殺不至三惡為惡友殺必至三惡是
惡象等但為身怨惡知識者為善法
怨是故菩薩常當遠離諸惡知識
又增一阿含經世尊說偈云
莫親惡知識　亦莫從愚事
當近善知識　人中最勝者
人中無有惡　習近惡知識
後必種惡根　永在暗中行
又中阿含經云佘時世尊告諸比丘有
七怨家法而作怨家第一不欲令怨家
有好色雖好沐浴名香塗身然為色
故瞋恚覆心而作怨家第二不欲令
怨家安隱睡眠雖臥牀枕覆以錦綺
眠故憂苦不捨瞋恚覆心而作怨家
第三不欲令怨家而得大利雖應得
利而不得利應不得利而得其利彼
此二法更互相違瞋恚覆心而作怨
家第四不欲令怨家有朋友若有親
朋捨離避去因瞋覆心而作怨家第
五不欲令怨家有稱譽言彼惡名醜聲

周聞諸方國賑覆心而作怨家第六不
欲令怨家極大財富彼大富人償矣
財物國賑覆心而作怨家第七不欲
令怨家身壞命終往至善處彼身
口意惡行已命終必至惡處生地獄
中而作怨家
又佛本行經云尒時佛告諸比丘言
我念往昔久遠世時於雪山下有二
頭鳥同共一身在於彼住一頭名曰迦
樓荼鳥一頭名憂波迦樓荼鳥而彼
二鳥一頭若睡一頭便寤其迦樓荼
有時睡眠近彼寤頭有一果樹名摩
頭迦其樹花落風吹至彼所寤頭邊
其頭今時作如是念我今雖復獨食此
華若入於腹二頭俱時得色得力並
除飢渴而彼寤頭遂即不令彼頭睡
寤亦不告知默食彼華其彼睡頭於
後寤時腹中飽滿欬噦氣出即語彼
頭作如是言汝於何處得此香美微妙
飲食而噉食之令我身體安隱飽滿
令我所出音聲微妙彼寤頭報言汝
睡眠時此處去我頭邊不遠有摩頭
迦華果之樹當於彼時一華墮落在

[illegible]

我頭邊我究尒時作如是念今我但
當獨食此華若入於腹俱得色力並
除飢渴是故我時不令汝寤亦不語
知即食此華尒時彼頭聞此語已即
生瞋恚嫌恨之心作如是念其所得
食不語我知不喚我覺即便自食若
如此者我從今後所得飲食我亦不
喚彼寤語知而彼二頭至於一時游
行經歷忽然值遇一毒藥華便作是
念我食此華願令二頭俱時取死于時
語彼迦樓茶言汝今睡眠我當寤住
時迦樓茶聞彼憂波迦樓茶頭如是
語已便即睡眠其彼憂波迦樓茶頭
尋食毒華迦樓茶頭既寤已咳噦
氣出於是即覺有此毒氣而告彼頭
作如是言汝向寤時食何惡食令我
身體不得安隱命將欲死又令我今
語言麁澀欲作音聲障礙不利於是
寤頭報彼頭言汝睡眠時我食毒華
願令二頭俱時取死於時彼頭語別
頭言汝所為者一何大奔云何乃作如
是惡事即說偈曰
汝於昔日睡眠時　我食妙華甘美味

其華風吹在我邊　汝反生此大瞋恚
凡是癡人願莫見　亦願莫聞癡共居
與癡共居無利益　自損及以損他身
佛告諸比丘汝等若有心疑彼時迦
樓荼鳥食美華者莫作異見即我
身是彼時憂波迦樓荼鳥食毒華
者即此提婆達多是也我於彼時為
作利益反生瞋恚今亦復爾我教利
益反更用我為怨讎也
又佛本行經云爾時世尊與彼難陀
入迦毗羅婆蘇都城入巳漸至一賣
魚店爾時世尊見彼店內茅草鋪上
有一百頭臭爛死魚置彼草鋪見巳
告彼長老難陀作如是言難陀汝來
取此魚鋪一把茅草其彼難陀而白
佛言如世尊敎作是語巳即於彼店
魚鋪下抽取一把臭爛茅草既執取
巳佛復告言長老難陀少時提住還
放於地難陀白言如世尊敎即把草住
爾時難陀捉得彼草經一時須便放
於地爾時佛復告難陀言汝自嗅手
爾時難陀即嗅其手爾時佛復告難
陀言汝手何氣長老難陀報言世尊

[illegible]

唯有不淨腥臭氣也。尒時佛告長老難陀：如是如是，若人親近諸惡知識，共為明友交往止住，雖經少時共相隨順，後以惡業相染習故，今其惡聲名聞遠至。尒時世尊因斯事故而說偈言：

猶如在於魚鋪下　以手執取一把茅
其人手即同魚臭　親近惡友亦如是

頌曰：

峩峩王舍城　[illegible]園
中有神化長　巧誘入幽昏
善人慕授福　惡友樂儕愆
善惡昇沈異　薰蕕別路門

擇交篇第五十五 此有二部

述意部第一

蓋聞經說善知識者不得暫離，惡知識者不得暫近。但凡夫識心譬同素絲，隨緣改轉受色有殊，境來熏心應其境，心境相乘善惡業現。故知三寶所資在物為貴，其德既弘其功亦大。願捐棄惡友親近善人，非直自行得成，亦使幽顯歸心也。

引證部第二

如僧祇律云佛告諸比丘過去世時
雪山根底曲山窟中有向陽處衆鳥
雲集便共議言我等今日當推舉一
鳥為王令衆畏難不作非法衆鳥議
言善誰應為王有一鳥言當推鶴鴿
有一鳥言此事不可何以故高腳長頸
衆鳥脫犯啄我等腦衆咸言介復有
一鳥言當推鵝為王其色絕白衆鳥
所敬衆鳥復言此亦不可顏貌雖白
項長且曲自項不直安能正他是故
不可又復衆言正有孔雀衣毛綵飾
觀者悅目可應為王復言不可所以
者何衣毛雖好而無慚愧每至儛時
醜形出現是故不可有一鳥言立梟
為王所以者何晝則安靜夜則勤伺
守護我等堪為王者衆咸言介有一
鸚鵡在一處住有多智慧作是念言
衆鳥之法夜應眠息晝則求食是土
梟法夜則不眠晝則多睡而諸衆鳥
圍侍左右晝夜警衞不復眠睡甚為
苦事我今設語後當瞋恚拔我毛羽
正欲不言衆鳥之類長夜受困寧受
拔毛不越正理便到衆鳥前舉翅恭

敬白衆鳥言願聽我說如前意見尒

時衆鳥即說偈荅

黠慧廣知義　不必以年耆
汝年雖幼小　智者宜時說

尒時鸜鵒聞衆鳥說即說偈言

若從我意者　不用𡈽梟王
歡喜時覩面　常令衆鳥怖
況復瞋恚時　其面不可覩

時衆鳥咸言實如所說即共集議此鸜鵒鳥聰明黠慧堪應爲王便拜爲王佛告諸比丘彼時𡈽梟者今闍陀比丘是鸜鵒鳥者今阿難是

又僧祇律云佛告諸比丘如過去世時有群雞依榛林住有貍侵食雄雞唯有雌在後有烏來覆之共生一子子作聲時翁說偈言

此兒非我有　野父眾落母
共合生一子　非烏復非雞
若欲學翁聲　復是雞母生
若欲學母鳴　其父復是烏
學烏似雞鳴　學雞作烏聲
烏雞二兼學　是二俱不成

又智度論云何布施生尸波羅蜜善

諸思惟衆生不知布施後世貧窮以
貪窮故劫盜心生以劫盜故而有殺
害以貪窮故不足於色色不足故而
行邪行以貪窮故爲人下賤下賤畏
他而生妄語如是等貪行十不善道
若行布施生有財物不爲非法何以故
五欲充足無所乏短故如提婆達多本
生曾爲一蛇與一蝦蟇一龜在一池中
共結親友其後池水竭盡飢窮困乏
無所控告時蛇遣龜以呼蝦蟇蝦蟇
說偈以遣龜言

若遭貧窮失本心　不惟本義食爲先
汝持我聲以語蛇　蝦蟇終不到汝邊

若修布施後生有福無所短乏則能
持戒無此衆惡是爲布施能生尸羅
波羅蜜若能布施以破慳心然後持
戒忍辱等易可得行如文殊師利往
昔過去久遠劫時曾爲比丘入城乞
食得滿鉢百味歡喜丸城中有一小
兒追而從乞不即與之乃至佛圖手
捉二丸而要之言汝若能自食一丸以
一丸施僧者當以施汝即相然可以
一歡喜丸布施衆僧然後於文殊師

利許受戒發心作佛如是布施能令

受戒發心作佛頌曰

善惡自相違　明闇不同止
聖人懸迷徒　乘機入生死
慕德諸品類　徹心見真理
擇六惡自終　出苦方有始

感應緣 三驗 略引

魏沙門釋超達
魏沙門釋僧朗
唐沙門釋道豊

魏滎陽釋超達未詳氏族元魏中行業信也多知解善呪術帝禁圖讖尤急所在搜訪有人誣達乃收付滎陽獄時魏博陵公檢勘窮覈達以實告公遂大怒以車輪繫頭眾防衛之自知無活專念觀音至夜四更忽不見輪唯見守者皆大皆睡因走出外將欲遠避以繫獄因久腳遂攣急不能速行至曉虜騎四出追之達急伏臥草中兵騎蹈草悉皆靡偏對近不見仰看虜面悉以皮障目達一心服死唯專誠繫念夜中虜去尋即得脫又有僧明道人為北臺石窟寺主魏

氏之王天下每疑沙門為賊官收數[illegible]
百僧並五繫縛之僧明為魁首以絕
急繫從頭至足剋明斬決僧明大怖
一心念觀世音至夜半覺繩小寬
私心欣幸精誠彌切及曉索繩都斷
既因得脫遂逃奔山明旦獄監來見
不見唯有斷繩在地知為神力所加
非關人事即以奏聞帝信道人不反
遂總釋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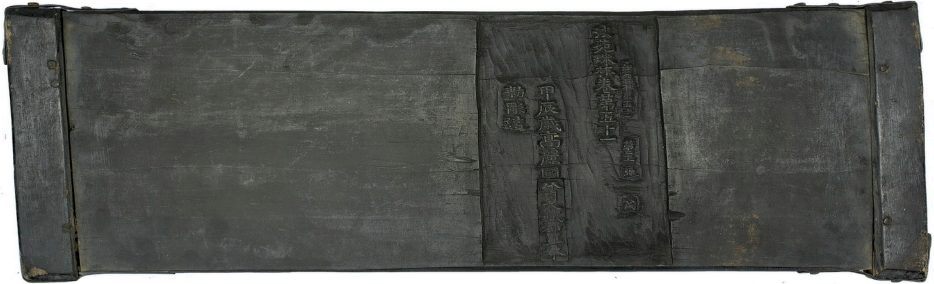
魏涼州釋僧朗魏虜攻涼州城民少
逼僧上城舉城同陷收登城僧三千
人主軍將至魏主所謂曰道人當坐
禪行道乃復作賊登城罪極刑戮明
日當殺至期食時赤氣數丈貫日直
度天師寇謙之為帝所信奏曰上天
降異正為道人實非本心官抑令止
願不須殺帝遂放之猶散配役徒唯
朗等數僧別付帳下從駕東歸及魏
軍東還朗與同學思慕本鄉中路共
叛然嚴防守更無走處東西絕壁莫
測淺深上有大樹傍垂岸側遂以鼓
旗竿繩繫樹懸下時夜大暗崖底純
棘無安足處欲上崖頭復恐軍覺投

[illegible]二十一 [illegible] 藏 [illegible]

計悟探細題往勢非及久共相語
曰今厄頓至唯人念觀音以頭扣石一心
專注須臾光明從目處出通照天地
乃見群中有得下處因光至地還忽
亘聯方知聖力非關天明相慶感遇
便奉相賑良久天曉始聞軍衆警角
將發而出今重疊衷回萬里不知出
路依月而行路值大虎出在其前相
顧而言雖免虜難虎口難脫明語信
曰不知君言正以我等有感所以現
光今遇此虎將非聖人示吾路耶於
是二人徑詣虎所虎即前行若明小
遲虎亦暫住至曉得出而失虎蹤便
隨道自進至于七日達於仇池又至
涼漢出于荊州不測所終

齊相州鼓山釋道豐未詳氏族世稱
得道之流與弟子三人居相州鼓山
中不求利養或云練丹黃白醫療占
相世之術數無所不解齊高來往幷
鄴常過問之應對不思隨事標答
帝曾命酒幷蒸肫勑置豐前令遣
食之豐聊無辭讓極意飽啖帝乃大
笑亦不與言駕去後謂弟子曰除却

[illegible]
絲頭物又發揮林見向寺不能獨存
猶在都不移躅前趨時石窟寺有一
坐禪僧每日西則東望山頂有丈人
金像現此僧私喜謂親睹瑞日日禮
拜如此可經兩月後在房卧忽聞抗
聞有語謂之曰天下更何處有佛汝
今適成即是佛也今當好作佛身莫
自輕脫此僧聞已便起鄭重傍視時
倫猶如草芥於大衆前側手指胄云
你等頗識真佛不泥龕畫佛話不出
唇智慮何如你見真佛不經礼拜猶
作本日欺我悉悟阿羊又眼睛已赤
歎呼無常合寺知是魔禪久未發肅
輩論豈所住即謂曰汝兩月已來嘗見
東山上現金像耶答曰嘗見又曰嘗聞
抗聞遣作佛耶答曰嘗聞豐言曰此風
動失心耳若不早治或經走難制便
以鍼鍼之三處因即不發及豐后終
謂弟子曰吾在山久汝等有尒及之
勞今去無以相遺當留一泉與汝既
無陟降辛苦勞力勤修道業便稻電
傍去一方石遂有懸泉澄澈不盈不
減於今現存 [illegible]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一
第二張
甲辰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